

追憶本會創會會長呂公士朋教授

張哲郎*

第一次認識呂公是在 1967 年，中國歷史學會年會在東海大學舉行，當大家乘坐的火車抵達臺中站時，在火車上發現了一些為匪宣傳的傳單，火車因此被扣留在臺中站上，當時主辦的陳捷先教授及呂公，到處找人疏通，後來由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姚從吾教授出面斡旋，才得放行。在此事件中捷公及呂公的處事能力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1978 年，自美返國，十月中，呂公及史學界大老數人，到政大歷史系訪視，訪視結束後聚餐，第一次領教史學界大老們的酒量。

1991 年，在上海舉行的第三屆大陸明史會，呂公、吳智和與我三人赴會。但在復旦大學開幕典禮時，對呂公相當冷漠，貴賓席上有日本、韓國及國外的年輕學者，卻沒有呂公的座位，我私下對明史會的張德信抗議，終於在餘姚歡迎宴上把呂公擺在第一桌上賓大位。呂公在宴會中代表致詞，大談兩岸關係，又喝了不少白酒及女兒紅，並在會上大唱一曲〈打漁殺家〉。後來我們發現，當呂公唱英文歌時，就開始有點醉意；當他唱日本歌〈青色山脈〉時，就已半醉；當他唱京戲〈蘇三起解〉、〈打漁殺家〉或〈二進宮〉時，就全醉了。隔天，我們要去參觀河姆渡文化遺址，呂公宿醉未醒，他坐在遊覽車第一排，司機沿途按喇叭要行人讓路，呂公頭痛受不了喇叭聲，大聲喝止，害得我們的遊覽車遲到。閉幕典禮時，綜合座談，呂公主持，八位分組負責人做報告，呂公在主持位上打瞌睡，我在下面替他擔心，想不到，在他做總結時，卻有條不紊地娓娓道來，甚至連大陸學者都聽不懂的廣東台山學者李龍潛的報告，都做了清楚的交待。

1995 年，大陸明史會在鳳陽舉行，呂公在此次明史會綜合結論又在台上呼呼大睡，但輪到他做總結，又鉅細靡遺的做交待，驚艷明史學界，連坐在

*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。

我旁邊不太說話研究明太祖的毛澤東孫子毛新宇都讚歎不已。但另外不為人知的插曲是前次上海明史會時，呂公認識了一位復旦大學劉姓女研究生，長得高挑美麗，她是鳳陽人，呂公把她收為乾女兒，在本次鳳陽明史會上，她已去日本留學，呂公去拜訪她家人，我沒去，合送一台電扇給她的家人。幾年後，劉女嫁給日本人，呂公特地以家長身份去日本參加婚禮，據他後來跟我說，他在酒宴中大唱〈青色山脈〉，轟動全場。此後，每一年的大陸明史會呂公都會參加，一直到 2009 年的第 13 屆湘潭會止。

其中，尤其是 2004 年第十屆的南京明史會，大會結束後，我們三十幾人去呂公老家高郵一遊，這是他十四歲離家後第二次回老家，已沒有第一次回去時之震憾與感傷。他說第一次回去時發現祖墳已被剷平，不見踪影，不禁為之淚下，地方領導只能安慰地說，這是上面的政策，他們也無能為力，所以他與我們第二次回去時，呂公也較釋懷，他只要求我們中途不能休息撒尿，等到高郵才能大鳴大放，到底「肥水不落外人田」。

呂公退休後，移民加拿大，有一年自溫哥華回臺時，我正好在西雅圖兒子家渡假，他趁要西雅圖轉機之便在我家待一天，我們有機會談到他的心路歷程。另外在 1996 年春，我帶呂公、杜維運夫婦往墾丁旅遊，在七天的旅遊中，我一面開車，一面聽他們敘說往事，尤其住在墾丁時，我們喝了約半打紹興酒與威士忌，對杜老師及呂公有較深一層的認識。

呂公出生於 1928 年 9 月 16 日，五歲喪父，由寡母帶三個小孩長大。呂公上面有位大哥，住在新北市，幾年前已去世。呂公在高郵讀完小學、初中，就離家當學徒，自力更生。當學徒期間由於精明能幹，頗受老闆器重，使他能利用三年學徒期間自修完成高中課程。抗戰勝利後，通過測試，獲得相當高中學歷證明。1948 年考入臺大歷史系，因成績優異，每個月可獲獎學金補助，並行有餘力交女朋友，加上他三寸不爛之舌終於追上臺大農學院之花，兩人結婚後育有一男一女，女兒旅居美國，兒子在臺灣。

1952 年呂公自歷史系畢業後，留系擔任助教一年，就因捲入同學匪諜風波入獄十三個月。1955 年 4 月出獄後，入中研究近史所工作，但不到五個月，又被同學牽連，疑似為匪宣傳，又說他看了吳晗的《朱元璋傳》並到處宣傳，這次入獄到 1956 年 4 月才放出來。兩次冤獄共關了近 600 天，後來

政府對 228 及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賠償，呂公得到 320 萬元的補償。呂公退休後把全部退休金在加拿大買了房子，幾乎用盡多年的積儲，為了生活，他只能在臺靠兼課及演講的微薄收入，呂公常開玩笑說，早知道就多被關久一點，因為換算補償的賠償金一天高達 5、6 千元。

出獄後，呂公又回到近史所任職三年，不久就到東海大學任教。1963 年前往美國哈佛燕京學社進修，回東海大學後擔任過夜間部副主任、主任（1972-1981）、歷史系主任兼所長（1981-1987）及文學院長（1988-1994），在呂公的努力經營下，東海大學歷史系嶄露頭角，使東海成為臺灣中部歷史系之重鎮。但在這段期間呂公不為人知對東海大學最大之貢獻，是東海大學夜間部及進修班之成立與推廣。東海大學之設立是由美國基督教聯董會資助開辦，經費有限，全部只能招收 650 名學生（四年）。後來梅可望校長想擴大招生，但董會不同意，並且撤去補助，梅校長遂想方設法開辦夜間部，並成立推廣部，此二單位先後成立，1980 年代遂成為東海大學之金雞母，尤其是推廣部更成為當時沒有大學文憑省議員終南捷徑，呂公曾對我說這些省、市議員很少來上課，但學期初及結束時，他的辦公室都堆滿香煙、洋酒及茶葉。

呂公一生很注重養生，他喜歡熱鬧，應酬也多，但每次大餐後，幾天也只吃稀飯及清淡蔬果，所以他說自四十歲以後，體重都維持在 55 公斤左右。六十歲時，晚上頻尿，常要起床兩、三次，有人告訴他吃南瓜子，他就每次晚餐吃十來顆南瓜子，到八十多歲晚上很少起床超過一次。七十多歲時，有次便血，他去加拿大治療，醫生說要觀察幾個月，他馬上返臺就醫，幾天內就在臺中榮總開刀，醫生說是直腸癌初期，再晚幾個月就嚴重了。

呂公住在東海宿舍，每天早上五點就起床到校園散步，很少間斷。在此他認識了不少知己，包括不少女粉絲。七十多歲還在兼課的呂公，開學第一天抱了一大堆書，走出電梯跌倒，頭上撞出裂口，血流如注，同學送到附近榮總急救，大家都認為不樂觀，但呂公卻奇蹟似的完全康復，在住院期間有位早起運動的女粉絲，年紀不小，但卻每天赴醫院照顧，呂公康復回家後，她固定週五至週日到呂公家照料起居，呂公說每星期只要自己煮飯一、兩天而已，真羨煞人。

呂公曾自嘲一生起伏不定，但每次抽獎時特獎非他莫屬。他曾連二屆東

海大學新年團拜時都抽到特獎，每次去大陸參加明史會，他隨身攜帶那只高級行李箱，就是團拜時所抽得到的梅可望校長提供的特獎。更令人羨慕的是多年前他開的那部汽車，就是臺中百貨公司週年慶所提供的特獎。

呂公治史，雖以明史著稱，但所學相當廣泛，他在學校教過「中國通史」、「明清史」、「中國近代史」、「中國經濟史」、「西洋近代史」、「中國外交史」、「中國史學史」、「東南亞各國史」。他曾經在墾丁對杜維運老師與我面前說，其實他在史學界最得意的成就，就是中越關係與東南亞史的研究，呂公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二十餘篇論文，可謂開風氣之先。杜老師聽了大為折服，並自嘲自己只抱殘守闕，一生只研究史學史。

呂公早年顛沛流離，中年學業有成，晚年多彩多姿，但卻走得突然，走得瀟灑。呂公交遊廣闊，桃李滿天下，驚聞呂公猝逝，大家都以為能前往拜祭致意，但家屬選擇簡單儀式處理喪事，不發訃聞，不舉行告別式，讓我們始料未及。然未免帶着幾分寂寞，以個性喜歡熱鬧的呂公，在地下有知，能不憾乎？

本文於 2023 年 06 月 29 日收稿

責任校對：莊祐維